

平漢前線

1937

平

漢

前

線

目次

永定河失守前後·····	一
保定抗戰經歷·····	一四
從石家莊到滄州·····	一九
石家莊站上·····	二五
平漢線上的血戰·····	二八
北戰場的新形勢·····	三〇
平漢路前線·····	三四
平漢南段巡禮·····	三八
血戰漳河·····	四〇
漳河的防禦戰·····	四六

次 目

平 漢 前 線

豫北血戰記.....	五一
湯陰行.....	五七
編後.....	一

永定河失守前後

永定河被敵突破，影響到平漢津浦兩線軍事的進展，使我們反攻北平的計劃暫告頓挫。尤其是河北省從西到東五百餘里的戰綫整個感受搖撼，敵人對我「集中一點」「中央突破」的戰術，算是又運用了這麼一次。

記者是參與此次永定河之役的，願將其聞目見的一切加以陳述，事情雖然是時過境遷，無可挽回，但我們對敵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永定河這局部的失敗，其教訓實在多足以提供於國人之前，來者可追，殷鑒不遠。

一 苦雨之中

這次我隨軍經歷的地方是任邱、雄縣、霸縣、永清、固安、新城、容城等地，時間是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整整一月功夫。

「月中，雨水纏綿，有如江南之春，行軍，路途泥濘，水淹艱苦萬分，平日行八十里，現在只能走五十；運輸呢，北方是三套騾馬的大車，平時可載重一千五百個，常時行走每日



距河僅百里，現在則載重量須減三分之二，每日僅能至三四十里，有一次，我記得走一整夜，方走廿五里，所以這樣困難，就因為雨後地土泥濘，車輪易陷其中。然而頭痛的事，還不止此，最招人苦腦的是各地工事不易築成，沿河的因水勢浩泛，恐堤作工事，往往會發生潰決之患，如在大清河我們就因這種顧慮不敢挖掘較大的工事，說是從旁處挖土吧，又不可能，堤內地勢窪下，積下的雨水，滲進來的河水，把田畝泡腫了，在平地作工事，像雄縣城周的外壕，動員人民近萬，工作閱月，可是屢為雨水所摧敗，說到民間所遭災患，則所有農作物像小米、棉花、玉蜀黍、豆子、都澇了，自然，苦雨之中也有好處的是寇機滅却活動，北方的軍民，在精神上少受威脅些。

二 永定河失守原因

我們苦雨時，正當南口被寇攻擊，等到南口被佔後，這邊天色放晴了幾日，於是寇機活動，開始偵察，既而寇軍大批從廊坊下車，固安對岸他的渡河鐵舟等都陸續運到了，欲過永定河的企圖已經顯明可見。在此時期，我扼守永定河的某部却是靜靜的，名為以逸待勞，實則是等着挨打，看看我方的布置，那種並沒有頑強抗戰的意象，真叫人疑慮，可是我們有何辦法，九月十二那天，我曾寫信給一個朋友，我永定河的布置不像可以固守的樣子，河北

戰線要洩氣的，而絕未想到「花拉」〔註〕得如是之輕快。

永定河失守，何以如是輕易，據我個人觀察，認定第一不是這一部的兵不能打（雖然人們是譏爲玻璃軍的，但事實勝於雄辯，今日的中國軍人，說到打日本沒有一人不是勇往直前的，其例可見於後）第二也不是敵人厲害，其中實另有原因在。

一般的原因是受他優勢砲火的壓迫，和上空飛機的威脅，此種情形與南口的失陷有相似之處，這事試舉其事實，寇軍強渡永定河時，先是隔河以大砲向我陣地轟擊，工事給毀了，士兵都抬不起頭來，若是想變換陣地有所活動的話，上空寇機低飛跟蹤監視轟炸，使你不能向前，向左右去實踐什麼企圖，這時他的大砲伸長射程，留出中間距離，使我援兵不得接近，而他的步兵可受掩護渡河直至我陣地前，我殘破陣地內所存在的部隊還能有三分之一，當然能給他們以迎頭痛擊，施行白刃戰，（在這兩手相交的混戰中，寇軍的飛機大砲是失效力的）可是敵寇已經達到渡河目的。寇既渡河以後，問題就單看我們自己有否阻止他後續部隊的能力，有否殲滅已經渡河寇軍的把握，這是固安和永清方面情況，所以異相之點，寇軍上午攻固安，未得手，下午攻永清，就成功，其攻的手段方法都是一樣，不同的是我們自己

〔註〕「花拉」是潰敗的意思，爲北方軍隊俗語。

這一方面固安部隊幹的好些，而永清方面的部隊就幹的差些了，單就他們的布置來說，就欠周密：（一）其陣地是一線的，實力未有作縱深的配備；（二）師無預備隊之控置；（三）無增援部隊——屬於該軍系統，尚有一師，這時却只牽銜了軍部，所以戰鬥力在形式上就脆弱過甚，使寇有隙可乘。

三 抗戰的勇士們

士氣確是太可用了，在十六日那天，某部份有二連人遭寇軍二倍之衆的包圍，步騎砲還加之上空的威脅，戰鬥二小時，我軍衝出來了，惟有一少尉排長士兵九人與部隊失去連絡，他們十個人，生死同心，且戰且退，直戰至第三日，滴水未沾，猶是精神百倍奮勇抗戰，他們這種頑強性格至使寇軍驚異，於是寇機來偵察了并且用機槍掃射，他們十個人有一架輕機槍，當時架起仰放射擊，五分鐘的苦鬥，將寇機射落了，降在霸縣的樊莊鎮，事後，他們十個人安全的歸入部隊。再有我們的便衣隊也常出寇軍不意，以寡敵衆，而獲勝利，在永清縣境，某部以四十人便衣隊的力量，採取游擊戰爭的方式，進襲到寇軍預備隊的所在，用步槍、手榴彈爲武器，殲滅了他們百二十餘人。此外，由前線撤退下來的隊伍，他們的形態也并不如想像中那樣狼狽，他們多是邊行邊歇息，想快些找到集結地，調整一番重返前方去，

還是要打，他們抱一種怨言：

「爲什麼不出擊呢？他媽的，又像二十二年長城一樣，擺好了讓他打。」

「看啦！小日本就是那麼幾門砲，打了固安之後，又拖來打永清。」

「咳！咱們的指揮官怎不下命令，他打固安，咱們永清得渡河打小日本的後路啦！」

「是啦，老鄉！小日本就怕咱們抄後路，像那年在打虎山，咱們當義勇軍的時候……」

「我說，什麼都不怪，先要把那作戰不力的官兵殺他媽的幾個，你再，小日本會難打嗎？咱們老總，還有那老百姓，誰不樂意和小日本拼命呀！」

諸如此類的論調，都出於士兵之口，這顯然指出，他們的抗戰情緒，是怎樣高亢，而且言之有理。

四 「爲國家纔請你騎驢子」

也就是永定河失守的那天，我們早上出外，晚間回來，奔走竟日，駐紮處的人民看見我們僕僕征塵，他們殷勤的慰問辛苦，且有點過意不去的說：「你們這都是爲我們啦！」在當時，適接命令向西南移動，有退却趨勢，我暗暗叫聲慚愧，我爲他們的無依傷感，而我不便明言，否則，那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太太定會急死，她是認定有我們在，日本是過不來的。

咳，我只有設想，以爲我們的退是誘敵渡河，再以強力壓迫，作殲滅戰之計。

說到如今前線人民對軍人態度的親切，可說是十六年北伐也未嘗有過。有一次，我拉在隊伍後面，獨自一人行三十里，每過一村，就要受一處的招待，請我坐、歇腳、喝茶、引道、談國家大事，盛意難却，弄的我行行坐坐，三十里走了七個鐘頭。某村，村長因夜間（我們大隊多是夜間行進的）招待軍隊過境，疲倦過甚，剛闔眼睡去，聽說有一老總經過，馬上躍而起，極盡熱忱的接待我，他以我爲落伍士兵，定要牽出他的騾子請我騎，我再四不肯，他是執意非常，幾乎要動手強迫我騎上去，他說出如下的這段話：

「老總，你，怎沒想到，往日當兵的要牽我們的牲口，我們好壞也不讓牽去，莊稼主，只有這值錢的啦！爲什麼今天定要你騎騾子呢，老總，不是你性情好，老百姓高興，向你要好，也不是像那抗敵後援會的學生，說是要慰勞你們。老總，你知道麼，我們完全是要你歇點腳力，留下勁頭去打小日本。老百姓都明白要爲國家，什麼什麼都是爲國家，現在你明白麼，老總，我們是爲國家纔請你騎騾子。」

於是我只好遵他的命，而他也牽出一頭小毛驢來，偕我共行，縱論國家大事，這時適有司空見慣的寇機在高空偵探。

「飛機，中國的呀，日本的？」他問我。

「不知道，」我答道，但隨即加上一句：「中國的也過來了。」

「咳，那就好啦！不是說南方的中國飛機很打了些勝仗，老總，你是知道的，小日本的飛機多氣人，他專炸我們老百姓，飛得那樣低！」

我們舉目上望，看見寇機有如鷹鷹，在高空盤旋，村長眼睛眨了幾眨，止住要流的淚水，這使我感覺奇怪。村長繼續發表議論，如一般華北人民同樣的說法，中國飛機來個幾架也是好的，別教小日本老在天空耀武揚威，肆無忌憚的低飛自如，氣煞我們，這，我和他表同感。走三里地光景，我們分手，事後從村人口中打聽出，這村長原來就熱心於地方，前天他八十歲的老母和十八歲的兒子，在附近集鎮上被寇機炸死了，但他并未喪痛，反而隨即將一老一小草草埋葬，第二天照常爲村中辦事，聞之，深深的感奮！倭寇啊，我們不怕你殘暴，你轟炸，母死有子，子死有父，活的人都要與你拚的，你也許聽說，那永定河兩岸地下埋藏有槍彈的中國人民，時常在唸：

「我們活不了，要打倒小日本！」

五 挺身而起的人民

老百姓，一聽說打日本，無論男女老幼，都是笑嘻嘻的，年輕力壯的男子，他們仰慕軍人生活而現在無法入伍，（有的因家無男子丟不開，有的可以入伍，而部隊不需要）熱忱無可發散。他們就找士兵來談打日本的事情，有許多弟兄被他們拉着說了一夜的話，他們不但具有抗敵情緒，而確能在寇軍壓境感受威脅的時候，立即挺身而起，這全是受了寇機轟炸的激發作用，寇軍在強渡永定河那天，大舉的轟炸大清河兩岸地境，人民多有傷亡；有遭襲擊的人，都因此激發，即刻拿了過去防匪的自衛槍枝參加軍隊，要求攜帶抗戰，騎兵某師，是這樣的在砲火之中即時組織了這些義憤填胸的人民，編爲便衣隊，勇敢的襲擊寇軍，因爲他們出沒無常，頭頭是道，弄得寇軍惶恐不安，竟至停止了二小時的砲火，部隊都盤伏在村莊裏，不敢出頭，而使衣隊的抄後路，告了成功。

六 威脅利誘之下的漢奸

漢奸，漢奸，是多麼可恥的一塊牌子！然而國人中的不肖分子，甘心掛上這塊牌子的，爲數不少，像上至詩人黃濬，下至四角錢一天的小鬼頭，以小鏡子指示寇機投彈的，這原因我看是有四個大字，「威脅利誘」，無一個漢奸不是這樣出賣他自己的。若劉桂堂之類的人，所以既經就範而復能超脫反正者，就在他具有力量可以超脫，他是「有槍階級」，也正如東

北義勇軍之不甘爲亡國順民，都是一個道理，只要有力量，要怎樣，就怎樣，惟有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那種漢奸，是一入牢籠，就無法飛越，他們那有翅膀，他們真是可恨又可憐，我想，他們既入套圈，等到良心發現之後，定是懊悔無及的，爲此，我以爲當局對於漢奸的處置，應爲備下生死的兩條路，任其揀選，一方給予自新之路，准其自首，自首後加短期教化，而後使服苦役，表示國家對他的薄懲，可能時，更可訓練爲反間諜的工作，一方應仿專制時代一人犯罪連誅九族的刑法，不過減輕些，連坐直系血統的親屬，一人當漢奸，其父母妻子，一律槍斃，這在法學上雖說不過去，但於應付目前的實際問題，這點意見，是值得提供於社會的。

七 四點意見

第一、物力之運用未有統制：蔣百里先生於論全民戰爭時，認爲現代國家之國防當有「人物組織」之條件，中國人與物都充實，就是組織缺乏，難於運用。此次應戰，在華北就有這種缺陷發生，某一個三等縣份，據縣長說：全縣大車大約有二千輛，（支應軍隊已經一個多月，他就未有統計過）已經爲部隊正式徵發的，計有五百輛，若連同各部隊在四鄉零星徵用的，共爲一千三百輛，民間剩下的只有三分之一。但部隊源源而來，非向地方徵用大車不

可，於是縣長只知盡量下條子到鄉村催，殊筆一批，限某時繳納，當鄉長的焦頭爛額，反正盡量的辦，他們知道如下的苦衷：河北省已往是特殊環境，素無作戰準備，現下的混亂，慌忙是免不了的。我常問那些鄉長們：「假如大車供應完了，而縣裏還要徵用，你們怎麼辦？」「再過兩個月下去，你們怎樣應付？」，然，他們也都有意見，但狃於習慣，不肯公然陳訴，現在藉記者的筆端提示出來：第一，軍事當局對民間大車之供應，確立統制辦法，規定各兵種部隊，每一單位，例如團需用大車的最低數；第二，不准官兵任意索派大車，當以團部的通知為準，使能統制的辦理；第三，以縣為單位，統計民間所有之大車數量，而後確定如下的原則：民間大車供應限度，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甲縣如已徵至限度，則繼續徵發，當推全乙縣，其他如人馬給養，有的向地方貸借，有的就取給於地方，也應如是，以平均地方的負担，能使軍事所需，不致有告竭之虞。

第二、河北省壯丁訓練的問題，河北省規定，自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男子全數編為守望丁，擔當自衛和消滅漢奸兩大任務，統率他們的是鄰長、里長、聯鄉長，辦法是妥善之至，將保甲組織和壯丁訓練，一古腦兒的包括，里長、聯鄉長，都在縣裏受了一星期或二星期的「廬山訓練」〔註〕回到村裏，按着守望丁名冊，他們就組織、訓練，弄得情形非常緊

張，風氣所至，老太太也會喊嗚嗚，孩子們則成天立正、開步走、臥射的模仿着兵操，腦筋精明的壯丁也都能唸誦防空須知十二條。可是軍隊一來呢，挖戰壕，動輒二三百民夫，支應局爲發草料，打雜務，總得幾十人侍候，事實上有此需要，他們也甘心樂意喜歡作，他們以爲能爲軍隊盡一點力，就是對於打日本的心願實踐了一分，於是軍行所至，壯丁訓練就都停止了。惟有后羿鎮的地方人士，能想辦法，他們知道統制分配的原理，所以事務雖多，而能兼顧，挖戰壕，他們有民夫，地方支應，他們儘有辦事人，壯丁訓練還是照常進行，其辦法是將所有壯丁如兵役似的分爲常備、預備、後備，以五分之一的壯丁充常備役，服役的時間是長期的、固定的、而不爲別事。可是有許多雄心壯志的人，還覺得壯丁訓練意義過狹，他們熱血沸騰，總願意上前線去顯身手，他們有人、有槍，願爲義勇軍，也有很多小的領袖人物希望立時奮起，所苦的是沒人號召，他們自己因爲某種原因都怯於出人頭地，現在只要一個人站在高處攘臂一招，他們就能四下響應，他們都得知東北義勇軍到現在東北人民抗日聯軍的六年過程，所以他們尤其殷切盼禱，希望政府統籌辦法，在他們組織起來的時候，要加深縱橫的連繫，不要老蹈倭寇各個擊破的覆轍。

〔註〕「廬山訓練」是指很緊張的短期精神教育。

第三、對於難民處置的一點意見，平漢線上，南下的甲車，到鄭州爲止，一列車的運輸都是戰區的難民，其中多爲老弱婦孺，也夾有隨着軍隊退下來少數的壯男。這些人民，雖免無謂的犧牲，離鄉背井的向外逃亡，可是人地生疏的異鄉，他們恃何爲生？他們既未能留於故鄉，準備於寇軍佔領後發動廣大的反抗，也未能在退下時施行堅壁清野的決心，他們只圖謀一時之計的逃了出來，這，怎忍去責怪他們？於此，記者略略提供兩點意見：第一、政府有計劃的，將有耕作能力的婦女、老年人連同一部份的壯丁去向西北開墾，去向江西荒地移民，其作用一方因耕地的擴大補救了整個食糧的缺乏；一方面解決他們本身的生活問題，另外尚有移民實邊之國防上的意義存在其中。第二、對於年輕力壯的，可輸送於各省爲保安團隊的補充，或專集中一地，施以訓練，備作民軍之用，以地域區分其組織，例如永定河流域的爲一集團，則將來決戰時於反攻之際，他們爲國家，爲桑梓，其憤勇向前，定是更超越於常人的。

第四、抗敵後援會與支應局的竝立問題，普通人總只能看到身邊，而少有將視線放在遠大之處。所以一般民衆，對於「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以救亡抗敵」這一點上，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幹法，當商人的知道錢的重要，所以就四處募捐，別的事就不知道，也不過問；當

學生的以爲喚醒民衆，激動人心最爲重要，就老是下鄉宣傳，作激昂悲憤的講演；當紳士的，則依承素來支應軍隊的習慣，以爲供應軍隊物質上的需求最爲重要，於是一村中，就有三個小集團的人各就其道，各謀其是。其實，他們的看法，都對，所行的事也都必要，所缺者，無形中的並立現象，於事情之進行上欠順利耳。記者的意見，以爲這和作戰應統一指揮一樣，我們應當於各地方組織抗敵後援會統籌一切，會下可設運輸、宣傳、救護、交通、募捐、慰勞、掩埋等隊，在一個範圍之內，互相關聯，各司其事，那就可以分工合作，以共同的力量，抵抗倭寇了。

八 結語

此處并非敘述既竟，照例的作結論，實在僅是綜合一般人的意見：第一，無論怎樣艱難，北方戰線當配備點飛機，以與寇作空中之周旋，免使我民心士氣任意受其蹂躪，過去華北無空軍，識者都知其原因，可無待贅述，——目下，據個人所知，這願望已經實現，可以判斷的，華北有空軍助戰，不久的將來，戰局將會大有轉變；第二，希望政府執法要嚴，北方前綫軍民，無一不同情山西閻主任對李服膺軍長的不客氣辦法；第三，絕對的陣地戰，在我方是難取優勢的，雖說河北省的應戰，是抱着消耗戰的目的，但寇軍并未攻堅，所以我們

感覺，游擊戰術有運用的必要；第四，河北省有自衛力量的民衆，應速由政府派員負責指導，組織以發動我們的全民戰爭。

我們相信，永定河失守的教訓，現在已經有了事實上的反省，誘寇深入，殲滅戰已在開始。

——陳敷·十月三日於石家莊——

保定抗戰經歷

目前最嚴肅的事實，是民族的生與死，勉強的退一步說，是此後百年的作主人或作奴隸。所以我的到前方去，主要的目的，還是爲了親歷戰場，將看到的事實，傳播給後方，用作前仆後繼的鼓舞，用作再接再厲的參考。懷着這樣的心情我便赴了平漢線正面的保定。

記者思在保定儘可能的多留幾日，但在戰場之中，若不與軍隊取得密切的聯絡，不但退却時有種種困難，就是每天的吃飯喝水，也大有問題。幸這次在保定，遇到了幾個舊友，給不少的方便。使得在居民逃避一空之後。還可多留幾日，與困守孤城的軍隊同時退出。

九月十五日，據說平漢右翼固安方面×部不支，已被敵人渡過永定河。××路感到威脅，亦不得不沿平漢正面，向後退却。敵人的慣技是在進攻之前，大舉轟炸，以破壞後方的秩序，擾亂前線的軍心，保定方面平素對防空未甚注意，一般民衆已是惴惴不安。果然十六日拂曉，警報長嘶，從睡夢中驚醒了人們。六時二十分，敵機十餘架，三五一隊紛來上空，一時高射砲聲，亦到處亂響。敵機雖有相當高度，不敢低飛，投彈未能準確，然破壞亦可驚人。房屋被炸毀甚多，西門以北，城牆亦被炸塌一段。同時并投有燒夷彈，致數處起火，至其所散之荒謬絕倫的傳單，則無人注意。受禍最慘者以車站爲甚，月台、站房、車皮以及車站旁之地洞，統被炸毀。車站上的辦公人員，護路警察，以及等候上車的難民，凡擁入地洞中者，皆被掩埋而死，約有六十餘人之多。入晚八時，復二次來襲，數約四五架，此次大多投彈城內，重要軍政機關，很少倖免，河北省府五十二軍軍部，同時被炸，足徵有漢奸活動。據防空司令部調查，是日炸毀房屋二百餘間，死亡一百餘人，傷者十餘人，但軍人蒙難者甚少，可見敵人目的在擾亂後方，並不問被轟炸者之爲戰鬪員與非戰鬪員也。

十七日清晨六時，敵機十三架復來轟炸，最繁華之西大街，中彈甚多，樓房倒塌，路爲之塞。市民扶老攜幼，相率出城，棄其商店住宅於不顧。自晨至午，敵機共來三次，每次投

三五十枚不等，大多爲五百磅與二百五十磅，並投有硫磺彈甚多，但見炸彈落處，黃煙騰空。逃難之民衆以在街上炸死者居多，慘不忍睹。至下午四時左右，街上已闕無一人，蓋已逃避一空矣。

十八日爲「九一八」六週年紀念，逆料敵機定來擾亂，晨起微雨，敵機果來，本日自晨至暮，共來十餘次，每次十餘架或三四架不等。並有超重轟炸機三架，龐然大物，巨聲隆隆，使人耳爲之聾。但在城內未投彈，惟對滿城一帶我軍事陣地，破壞甚多。

十九日清晨，敵機一隊復來，司空見慣，已不再注意機數，在城內投二十餘彈而去。下午重轟炸機九架，復翱翔上空，飛行甚低，高射砲已停止射擊，不但居民逃避一空，即公務員與維持治安的警察，也找遍街頭，到處不見一個。

在這裏，我們提出了後方工作問題，與後方民衆的安全問題，希望以後注意。爲了充實抗戰力量，我們應當設法維持後方的秩序，規定好了在何種時機之下，婦孺老幼應該逃避；在何種時機之下，壯丁青年應該退出。至公務員尤其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更是職責所在，必須與軍隊同進退，而後乃可以言攻，而後乃可以言守，而後乃可以言持久抗戰。否則事先是對自己實行了堅壁清野，事急委之而去，適所以資寇兵而資盜糧，對整個的抗戰是

很不利的。

我軍堅決守城，敵人沿平漢線南犯，逐漸逼近，固安敵人渡河，我平漢右翼已受威脅。這時敵人在平綏線已獲相當勝利，故可抽調平綏路及門頭溝方面精銳部隊南犯，以期與津浦線滄州之敵軍平頭並進。據在××軍防地，受傷降落敵機，從駕駛員身上所搜獲的文件中，知道這次敵人沿平漢線南犯保定的，計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廿、共四個師團，及砲兵兩旅，坦克車一大隊，十九日我方決定決戰防禦計劃，要在保定以北與敵人決戰，以某軍三師爲基幹，輔以砲兵三團。而沿漕河戰線，東西長約一百五十餘華里，兵力亦嫌配備不足，空隙甚大，敵人猛烈進攻，保定之不守，固早在意料之中矣。記者探知了担任守城的關麟徵軍長是住在城南的富昌村，便於廿一日步行着去訪他，希望能夠多留幾天。關軍長爲記者在古北口抗日戰役時的舊相識，來保定亦曾數次晤面，鼻音較多的陝西語調，依然未改，也許是睡眠不足罷，顏色顯得特別蒼黑，但平素的勝慨豪情，却絲毫不曾減退，從他高談闊論中，知道上述的決戰防禦計劃，於二十日一天一夜的忙碌中，已經佈置好了。二十一日起敵機赴滿城一帶大事轟炸，掩護敵兵進攻我左翼陣地，下午五時左右，有敵人五千衝入，激戰一夜，往返肉搏，雙方死傷各二千餘人，我營長數人陣亡。二十二日拂曉，我軍肉搏反攻，

復遂去敵人，奪回陣地，我第二十五師一團殉國，團長亦受重傷，敵人傷亡亦數量相當。我右翼兵力本甚單薄，激戰一晝夜，已犧牲過巨所餘無幾，而奉令接防之××軍復未能按時到達，故滿城一帶，重要山頭，多被敵人奪去，無法搶護。同時正面陣地，空隙本多，原定補充正面之左翼我軍，復以無人接防，不能抽調，經一日之劇戰，至下午五時左右，終被敵人坦克車衝破陣地數處，不能挽回。二十二日夜十一時我軍決定縮短防線，堅守保定城垣，關軍長並乘夜將軍部由富昌村遷入城內，準備與城共存亡。但城內居民已無一人，電話已被破壞，消息不通，困守其中，指揮諸多不便，勢亦絕難持久，不但僚幕勸阻，即記者亦以期以爲不可，經大家再三勸慰，遂於二十三日天未明時由城內一同遷至城東南十里之小連莊。當時守城我軍分配已定。而敵人三面攻圍，飛機三十餘架，翱翔保垣上空，到處擲彈，沿西門而北受重砲轟擊，城牆傾圮甚多，罅口到處皆是。但激戰終日，敵人並未得逼近城垣，陣地無大變動。而我方犧牲過鉅，實已無可再戰矣。二十四日上午經拂曉之激烈戰後，至十時頃，敵人左右兩翼攻破我陣地，進迫城垣。同時北門亦被攻入。我守城僅餘之少數部隊，遂由南門退出，且戰且走，向後方集合。合計三師兵力，傷亡過半，尤以第二師及第二十五師犧牲最大，退回之戰鬪兵不滿三千，官長大多受傷，抗戰之激烈，犧牲之悲壯，在平漢線爲

最甚。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保定遂陷於敵手。

我們於二十四日早二點由小連莊移至城南之田各莊，十時左右，至左村西北三里許，忽傳來槍聲甚密，據探報乃敵人騎兵由子家莊車站迂迴到達，幸第二十五師由保定退出之一部約三百餘人，經過該處，始將敵人擊退。十一時左右我們集合在一起，由田各莊出發，沉默代表了最大的悲痛，大家都是寂靜無言地走着。別矣保定！我們祖宗築路檣樓，披荆斬棘，所開闢的土地，所建築的城垣，我們要以熱血來保護，也定要以熱血來奪回的，再見保定！

——無畏·十七日——

從石家莊到滄州

全民族的對日抗戰開始之後，全國上下莫不以全力應付這個偉大時代的蒞臨，期以最大之犧牲，獲得最後之勝利，以謀我大中華民族之復興。上海戰事的捷報頻傳，平漢津浦平綏各線國防將士忠勇壯烈之犧牲，給了我們一種偉大力量，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心，敵人的飛機大砲雖堅雖利，但我們將士以肉彈迫上去時，仍予敵人以重大打擊。今後我們民族之生存或

滅亡，正視我們所抱的犧牲決心如何。記者爲明瞭一般實況起見，由保定隨同某軍人員到石家莊，作石家莊到滄州間的視察。原期於二三日完成的路程，結果因雨水及其他種種關係，在十餘日後始行完成。滄石間的行程正與全球飛行的時間相差無幾，人家是利用高速度的飛機而我們是在利用牲畜拉曳着大車，利用人力步行，有時且需要涉水而過。我們的軍隊因爲路關係，運輸太遲緩了。

記者是八月十四日夜由保定乘平漢車到達石家莊，沿途大雨，翌晨未止。下車後，同行者有人試乘汽車離石東去，但短時間內又復折回。無法，遂全體在石家莊停留下來。十六、十七、十八、三日連日陰雨，滯石未能出發。當時知河北省政府一再電令沿路各縣加緊修路以利交通。我們因十八日夜竟夜無雨，雖十九日晨細雨濛濛，一行汽車十餘輛，均先後冒雨離石東行。未出發前的一般心理是焦急異常，汽車離開石家莊，走到不遠的路上，又感覺到出發得太冒昧了，坎坷不平的泥水路上，左搖右擺的汽車正如醉漢一般；一里的行車，乘車人必須下來走個半里以上。並有三次四次是靠着羣策羣力的力量，將汽車推行。那時我們感覺到不是在舒適的乘坐汽車，是汽車靠着人力向前逐漸推行，長長的泥水路上，如同沒有止境似的一眼望不着邊際。當時同車數人有下車折返者，但大抵仍抱定不折不撓的精神向前進

去。由晨七時至下午二時半整整六個半鐘頭走了十五里，到達距離石家莊不遠的二十里鋪。那時給我們全車人是一個興奮，好像幾百里路程已竟到達目的地似的，期望着前頭更是平坦大道，不至於再發生什麼阻礙。此後的路程，經過藁城、晉縣、深縣、武強，汽車終於被阻於武強，不能前進。結果由武強步行至小範鎮，在胡盧河內搭船至子牙河之藏家橋，由藏家橋乘大車經商家林至距河間八九里之八里橋，更因滹沱河在饒陽境內決口，河間西南積水約二三丈之深，大車不能通過乘渡船至八里堡，再步行至河間。在河間停留二日，由河間出發乘大車至沙河橋，搭船沿子牙河北上至南趙扶鎮，步行四十里至青縣，然後由青縣搭津浦車至滄縣。直至二十八日晨始行到達，計離保定迄到達滄縣費時約半月之久。沿途交通工具，計火車、汽車、大車、民船、步行，給久在都市生長的人們種種經驗。在旅途中，記者時常的感覺到，在艱難的旅程中，始真知民衆的生活。

沿途民衆們對於爲民族解放而抗爭之戰士們，充分的流露出他們的熱情，他們天真而熱烈的一舉一動，雖然有時因爲缺乏組織與訓練而顯得幼稚，但情感的熱流有時會激動我們，不知不覺間流着幾滴熱淚，增強了我們的勇氣，負起了我們的重担，隨着大眾奔向光明的途徑。雨後的汽車路，各村民衆們正奮勇的來加工整理，其中有五六十的老翁，十二三的老幼

童，亦熱烈的應徵工作，看着汽車不能行走時，會蜂擁而前推曳汽車而行。他們忘了吃飯，忘了休息，在藁城途中，教員和學生分別的在汽車路兩旁守候，汽車歷過後的土路，當時就會填平。他們是幫助了汽車不少力量。全程中比較亦以藁城縣屬汽車路為最好，沿途各村民衆對於軍隊過境，給一種慰勞，煮好的白開水在道旁無代價的供給人們痛飲，瓜田的西瓜很慷慨的供給人們食用。在深縣更因落雨較大，土質較鬆，汽車路上是鋪滿了草簾草褥，使汽車如同走過地氈一樣，而民衆們對於草的供給亦有一相當數目。深縣汽車路旁的村莊每村供給鋪乾草，有達三萬斤者，其數目頗足驚人。民衆們是壓榨出他們自己的血汗，盡了他們自己應盡的責任。在深縣停車時間，有一村中老婦，在大道上焚香向西叩頭祈禱，態度虔誠，有人詢及所以，老婦說願意祈禱上蒼，祝早日得勝歸來，當時同車中有人想，軍人中或者有的長子，願出征隊伍早日凱旋。沿途記者和民衆們得空閒談，他們已經很清楚的知道他們的敵人，和他們應盡責任，他們痛快淋漓的侃侃而談，雖然增加了他們的担負，為驅逐敵人，他們是願意拼出了大家最後一分力量。

有人說華北民衆是一盤散沙，但每粒全是鐵沙，天然賦與的強壯的體格，直率的性情，團結起來有組織有辦法是一座國家的長城，鐵屑化成鐵塊，當然可予敵人以打擊。這次記者

旅行結果深知民衆方面是缺乏組織訓練的，尤其是較大的城市更充分的表現出這種現象。民衆對於這次抗戰是不容許站在旁觀地位的，敵人來我國進行侵佔工作，我們的民衆當然是處予我軍以便利，這種無形的力量是一種絕大力量，給敵人以打擊，雖然有少數漢奸供敵人驅使，但那是不足憂慮的，我們民衆有組織有訓練，焉能再允許漢奸來活動，一個鄉一個寨來了個面目生疏的人，當然就會有當地民衆注意他的行動，如果行跡可疑，當即予以制裁。如果民衆沒有這種訓練，他們對於漢奸僅僅抱有一種畏懼心理，明明知道有一個漢奸在本鄉內活動而不敢出首干涉，給他們一個從容破壞國家民族之機會。

全面抗戰已開始，敵人槍砲向我們民衆屠殺，民衆們已竟很清楚的知道除爲全民族起來與敵人一拼外是絕對沒有生存的道路。記者這次旅行，深知接近戰爭區域的民衆們是擔負多麼的重，自身感受得多麼痛苦，但是他們毫無怨言的盡了他們應盡的責任。記者在旅中所見到的事實，使我們不能不十二分的担心和憂慮，感覺到，我們全民族既已抱定長期抗戰犧牲決心，當局就應當顧念到節省我們的民力，而應付這艱難的民族復興的途程。但是我們所見到的事實並不是這樣。第一、關於徵車，一輛車幾頭牲口在農民就等於半份家產，在現時，因爲運輸工具之不便，自不能不忍痛徵集民間大車應用，而應用時應由當局體諒民間痛苦，

加以組織與限制，徵車時應顧及民間出車力量。有人談按照現在運輸之需要，平均徵集大車而加以組織，如每縣出車若干輛，担任各路的運輸任務，如過去驛站似的將運輸任務加以合理化之組織，免得再有民間出車一輛而幾天得不到音信的事實。一方面運輸較現在效率增高，另一方面免去民間對於徵車視為畏途。第二、關於徵發，現時很多事實，是民間力量多用於無用處所，如最近某一縣因修路需要磚石，而當其事者則不顧一切的將牆拆毀，縣府則因城防重要下令限幾日內將城垣修葺完竣。一方面拆城需要民力，而另一方面修城則亦需要民力，這是多麼矛盾的事實。

其他關於食糧，現時是一個很大問題。本年內河北省因雨量過多，水災普遍，記者在旅行途中幾無一縣不遭受雨水的危害。在河間縣城四週七八里外均積水二三丈，禾穀浸於大水之中，城內民衆每於深夜鳴鑼防水圍城，食糧收成當受很大影響，沿途已熟待割之高梁穀子，因民佚多應徵外出，無暇收割而任水浸腐蝕，食糧收成之減少，實無異於減削對外力量，而各縣更因奉令農田中高梁穀子准許割穗，而不准許割莖，以爲軍事上之隱蔽，殊不知枯黃之草植，頗易焚燒，而民間則因此失去燃料，耽誤耕種之期。

在記者回到保定時，聽說黨政軍三方面爲節省民力問題，已準備開會討論澈底辦法，而

達到長期抗戰之目的，結果雖尚不知，但當局對此已予深切注意了。

——大公·九月十日——

石家莊站上

下半夜一點鐘，我們像一羣夜行的匪賊，悄悄地離開了獲鹿城。在那長長的生滿着野槐的山坡下，憑着慘白的月色，我們在一片泥濘不堪的黃泥上面找尋我們的路徑。雨是昨天就停止了，天空深遠而宏大，瘦小的月亮像一個正向遠處投擲的小球，滑溜溜的滾動着，而且逐漸的顯見其遼遠了，星兒褪色而潦亂，彷彿一片片剝脫下來的魚鱗，在空中飛舞着。獲鹿站上的電燈用寒冷而微弱的亮光指示我們的方向。

我們順着原路東回，目的地遠在山東的德州。從獲鹿到石家莊只花了一個鐘頭，爲着等車，我們在石家莊站上逗留了整個半夜。

在正太車站下了車，我們彷彿置身在一座死城里面，用花崗石牢固地建築起來的壯麗的車站，在敵機殘暴的襲擊下已經毀去了一半，月台崩塌下去了，鐵軌痛苦地痊癢着，玻璃的碎片鋪滿在地上，在慘然，月色的照映中，像一滴滴的淚水，對我們閃爍着。我們繞着炸彈

炸過的窟窿，從車站左邊的一條小巷走出去，一片燈光追射着眼簾，有無數擺賣食物的小販擁擠在我們的面前，憑着這燈光，我們發見了，那黑暗的死城的背面，有無數難民和傷兵在躲藏着，——我的肚子很餓，很想買一點吃的東西，但我們是匆匆的在食物攤邊擠過去了，一瞬的時間也不敢耽擱，恐怕稍一遲緩就趕不上火車。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在正火車站和石家莊車站之間的空地上，以及石家莊車站整個的月台上，有滿山滿谷的難民在擁擠着。他們是從保定方面逃來的。這幾天保定的情況有點曖昧，聽說××的中國軍被日本軍所包圍，電報電話都不能通。日本飛機在保定一手製成了空前未有的劫難，有一位剛從保定來的××師的副師長告訴我們，日本飛機的炸彈有一次落了一個很大的避難所，炸死了六十多人，以後沒有人敢進避難所去了，而每日炸死的却比以前還要多。保定現在變成了怎樣的一個世界，我們實在難以想象。

——看呵，這是一個被炸死整千人的場面！同行的W低低地歎息着。

——天快要亮了，如果還沒有車將怎樣呢？日本飛機快來轟炸了！我也不禁這樣叫着。寒冷的夜風使我緊緊地斂束着身體，我隱隱地起着顫抖，我覺得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中華民族的威脅太大了，在這垂危的國土中，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被屠殺、被奴隸的可能，但同

時我却暗暗地私自歡喜，我覺得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次對中國殘酷的進攻，無異對全中國民族直接施行了很好的教育，——在這整千整萬的難民中，他們那一個不曾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獍狎面目的呢？那一個不摩拳切齒在痛恨民族的公敵呢？他們沒有怨言，沈毅地接受這大時代所賦與的一切災難。但我却這樣預期着，我預期着中華民族勇猛的報復行爲，將爲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作可悲的葬禮！

天慢慢的亮了，——我們買好幾個鷄子療治了飢餓，同行的P和M因爲連日奔跑得太累了，都在行李上睡起覺來。這其間，有三列的火車已經先後把難民載走了一大半，不一會，我們的專車也到了。我們上了車，看見月台上還有少數的難民沒有載走。太陽上昇了，而晴朗的天空却還很平靜，我祝福還未載走的難民的平安！

——東平——

平漢線上的血戰

北方烽火剛在蘆溝橋燃起，首先奉命北上的國軍，要算孫××軍。這一路始終擔負着平

漢路北段最前綫的任務。南口吃緊之時，該軍奉令掩護××軍向南口方面進攻，並與之協同起見，乃將所部，先行攻擊前進，佔領房山西北高地，與琉璃河之線相聯繫，東向以抗日軍使×軍容易通過，以至永定河上游。某師進至房山之北，即將平頂山、南大寨、翟家莊敵人驅逐，將該地確實佔領。此時敵軍側背感受至大威脅，乃利用便利之交通，立調大軍，附砲百門，飛機三四十架，向某師陣地猛烈攻擊。而平頂山南大寨均爲堅硬岩石之山地，決難作掩蔽工事，只有以血肉衝鋒，反復肉搏，血戰至三晝夜，×軍傷亡約二千人，敵人死傷尤多。某師因傷亡過多，調回涿州，改由另一師進佔房山西北南大寨及南溝一帶高地，與敵對抗。敵軍攻我平頂山時，同時以一部對我琉璃河陣地施行猛攻，我軍因奉命守護陣地，以一師兵力而担任兩師以上正面，以致手中無機動部隊，×××本人雖看中良好機會，亦無法出擊。只有苦力支持，阻止當前敵軍，使之不得前進而已。

敵軍對我正面及側面攻擊，均未得手，我軍死亡愈衆，士氣反愈旺盛，敵亦無奈我何。敵軍不得已，乃增加第六第十四兩師團兵力，除對我繼續攻擊外，並以有力部隊由固安方面突破×××軍×××部防線，經東西楊村渡永定河南下，我平漢線守軍之右後側發生威脅，乃調他師及騎兵守護大清河左岸，此時左翼西北方之涑源因×軍之放棄已被敵佔領，該地之

敵繼續東進，有出紫荆關攻易縣企圖。××軍亦已奉令南退，我軍左側背亦發生危殆狀況。此時猶以琉璃河大清河爲最後防線，極力苦撐。

敵渡永定河南下約一旅團，即轉向大清河攻我新增援師陣地，血戰一日，該師即有一團兵殉國，無法支持，紛紛西退。敵人隨之前進，迫近涿縣附近，我平漢線作戰軍陷於三面被敵包圍之勢，在此狀況下又苦戰三日之久，然我正面陣線，仍毫未動搖。

九月十六日東方敵軍迫近涿縣，敵軍以一半攻我某師，以一半部進佔松林店，並向高碑店方面進攻×軍。×軍此時後路斷絕，然猶死守陣地待援。至十七日晚×軍亦被敵擊退，×軍於是陷於三面被人包圍，後路又危險之境，後奉命令，向涑水張鈞鎮方向轉進。此堅苦維持之平漢最前線戰線，遂不得不爲沉痛之撤退。

該軍轉進到涑水時，守高碑店之×軍已於十七日晚撤退，敵軍已迫進至涑水以西，涑源敵軍亦將紫荆關佔領，該軍又奉命集結完縣唐縣一帶。

到完縣未及整頓，我保定滿城防線又被敵軍攻破，各軍皆向後撤退。該軍此時又奉令在望都張登鎮一帶掩護平漢線全軍退却，迨各軍通過望都後，乃向指定地點獲鹿以南附近集結。待命反攻。

該軍此次戰役，死傷雖有五六千人之衆，而所守之房山琉璃河陣地未曾被敵攻破，敵雖用飛機大砲坦克車連日猛攻，該軍均沉着應戰，日間混戰，夜間肉搏反攻，敵之死傷數倍於我。故我軍平漢路正面之失敗，不失敗於戰鬥，而失敗於戰略。中下級幹部及士兵之英勇戰鬪與犧牲，終遭敗退之命運，但就其本身言之，實已無愧於其應有之職守也。

——鐵君——

北戰場的新形勢

經過了蘆溝橋的浴血抗戰，北平四郊及天津的堅決抵抗，一直到二十九軍退出平津爲止，敵人對於我軍的威力，依然在小翼翼地提防着。通州至山海關間三道防綫的佈置，便是很明顯的表現。然而嗣後敵人在津浦平漢兩線，不僅攻陷了馬廠，而且繞道突破了固安之線，這樣我們在軍事的形勢上，便不能不說處于不利的地位了。接着滄保陷落，西戰場吃緊，華北大局便發生了急驟的變化，在整個的北戰場上，敵人仍然利用着比較優勢的火力，進行所謂「中央突破」的戰略。

津浦線上，敵人沿着鐵道和運河，應用了二千一百米遠射程的大砲，飛機轟炸，輕氣球指揮作戰，但我們英勇的官兵，不顧強烈砲火的威脅，不顧暴風大雨的惡劣的氣候，甚至不顧好多天來浸透在泥水中腫痛的下肢，終於在滄州以北作了壯烈的犧牲。那時扼守滄州之綫的部隊，是馮庸劉等部，担任正面的馮軍，受盡了砲火的威脅，不得不向鐵道線旁的東南部退却；龐劉部又和馮部失掉了聯絡，滄州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失守了。但是九月三十日的晚間，發生了某副司令長官率部由連鎮分四路繞襲敵人後方的行動，橫過鐵路線，切斷了敵人的聯絡，獲得重大勝利，可惜那時我們滄州以南的部隊，沒有用全力反攻，終於繞襲的部隊，也不得不含着悲憤的眼淚退下，因而德州也很快地感受到威脅，雖經奮力抵抗，仍難堅守。

談到平漢線，我們不得不著眼于西部戰場；太行山西在整個的華北戰局上，其地位的重要毋待申述，假如我們在西戰場上獲得了勝利，隨時都有控制平漢線的可能；出娘子關切斷敵人鐵路線的聯絡，我們有把握將深入腹地的敵軍消滅于河北平原之上。然而不幸的是西部戰場的情勢，一天天嚴重起來，我們爲了保持西戰場的勝利，在作戰的運用上，便不得不把平漢線上的部隊予以重新的佈置，敵人瞧出這點，所以在攻陷保定後，便集結重兵於石家

莊以北，企圖一面南下，一面進娘子關，與越過雁門關而南侵的敵軍相呼應。據十六日記者在平漢線前方所得的消息，敵人已經又運用沿鐵路線作正面「中央突破」的攻擊，石家莊南的高邑，已經發生了激戰，然娘子關以東的形勢，仍然有利於我們，却是可以說有把握的。

北戰場上暫時的失利，這已經是無可諱言的事實，這種失敗，純粹就軍事上說，固有一種原因，而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喚起民衆」動員民衆的工作做好，尤爲重要原因。有些隊伍，沒有注意到政治動員的工作，記者親見在鐵路沿線的許多壯丁，亦雜于難民羣中，這些壯丁不僅不能爲戰爭而服務，還要國家來運送他們收養他們！但是北戰場上血腥的教訓，也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駐津浦線上的某長官公署，曾經動員了衛隊和祕書處的人員，做動員民衆的工作，他們曾經在一星期之內，組織了桑園鎮的許多壯丁，從事挖壕的工作，在後來×師抄襲敵人後方時，發揮了重大作用。滄州之戰，我們的守軍曾作了壯烈的犧牲，應軍有九營長陣亡，劉軍有十二團營長受傷，泊頭鎮某橋下，一個新兵運用智謀，沉着埋伏，用高射機關槍擊落敵人飛機一架，北戰場上暫時的失利，不僅不能說是悲觀，而且恰好相反展開了勝利的新形勢：第一、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對我們有利。作戰的主要目的，在於殲滅敵人的主力，但是在整個北戰場上，敵人還沒有遇到我們的主力。

我們正在等待着時機的成熟，與敵人作主力決戰，一舉而殲滅。第二、我們的軍路上的撤退，僅僅表現在鐵道沿線上，從平津四郊起，一直到現在是敵我相持之點；鐵道兩側及太行山脈附近，我們還有無數的戰士活動着，這些部隊隨時都有襲擊敵人後方切斷敵人聯絡的便利。第三、平漢線上娘子關附近，我們正集結了重兵扼守，敵人決不能越雷池一步，晉北的捷報頻傳；以及最近忻口以北一帶我軍的大獲勝利，都是保證西戰場上勝利的可能，西戰場的勝利，必然地可以保障河北平原的無虞。第四、敵人佔領的區域越廣，則其實力的消耗和分散越大，在河北大平原上，正可展開我們游擊戰和陣地戰的配合，個別的密集地摧毀敵人的主力。我們在前方看到蔣委員長的前夕廣播講詞：「這一次抗戰是死中求生的一戰。必須經過非常的危險和困難，方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全國同胞一定要有實實在在的覺悟，知道初步的努力，必須繼之更大的勇氣和犧牲，我們要認定這次抗戰……我們唯有立定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達到民族生存的目的。」湯副委員長在招待戰地記者時說：「祇要我們把牙關咬得緊緊地，我想準會一天一天好起來的。」湯軍長也曾對記者說：「沒有別的話說，我們還是打暴敵！」是的，最後的勝利終歸是我們的！

——從周·十月十七日——

平漢路前線

北戰場我軍退出了保定石家莊以後，敵軍佔邯鄲，越磁縣，最近他們的輕騎隊要進犯河南省的安陽了。

筆者因為研究殷虛甲骨文，在安陽居住了三數年，這地方也不管是我的第二故鄉。在這裏，我來把它的地形歷史和現在敵我雙方開始爭奪的幾個地方，簡略的寫在下面。

安陽是河南省北部一個大邑，與河北省的磁縣相毗連。是豫北最重要的門戶，也是軍事上必爭的地方。它是平漢線中部一個大站。安陽就是從前的彰德府，在昔豫北的武安、涉縣、臨漳、內黃、湯陰、林縣，皆屬這一府管轄。廢府設縣後，彰德改為安陽縣了。古時殷商民族由亳北徙人斯地時則稱「相」，至宋時仍稱相州。掃蕩百萬金人的岳飛故里湯陰縣，就臥在它的旁邊。

安陽土地面積縱橫百餘里，人口七十萬，教育之發達，爲河南全省冠。出產以棉花，麥，煤爲大宗。大規模的工廠有數家。舉世聞名之六河溝煤礦公司即在彰德的西北面。土地

肥沃，風俗敦厚，豫省第三區行政專員公署在焉。

以北戰場整個戰況來說，放棄了保定以後，石家莊和它的附近地帶是無險可守的，所以敵人直入磁州，平漢綫北部唯一可守的地方，就祇有安陽了。它在戰爭上所以可守的原因：第一、是磁縣過來沿着鐵路綫兩旁盡是山嶺，羊腸小道，是極不利於行軍的，尤不利於重兵器的運用。武安和涉縣兩縣，是做了安陽西面碉堡，敵騎雖則衝進了安陽，只要在這碉堡裏埋伏精銳的游擊隊，隨時可以切斷邯鄲至順德中間的平漢鐵路擾亂敵人的後方，隔絕敵人的歸路。第二、安陽北面河渠交叉，兼之峯巒起伏，最能夠據險而守的莫若漳河了。第三、安陽西北面幾個大鎮，也是軍事上可攻可守的要衝，如漳河、豐樂鎮、觀台三處，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報載敵二十日拂曉由漳河上游渡河部隊，經我軍包圍，迄二十二日止殲滅不少。旋敵援兵趕到，戰事轉移至豐樂鎮西北四十里之觀台鎮，其在漳河下游渡河部隊，被我軍在豐樂鎮迎擊，二十一日午刻以後，該方面戰事已停，我安陽陣地甚為鞏固。由此可知平漢綫我軍退守安陽後，即憑漳河堅守。查漳河發源於山西，穿過安陽臨漳而流入河北的大名。這河在安陽的北面，是一條不守軌道的河流，有的地方河床高於兩岸數丈，有的地方是一片沙磧，有

的地方河面闊三四里，有的地方尚不及二三丈。淺處則能涉足而渡，深處則茫無窮底。每逢春秋潮汛發時，洪水遍山漫野而來，附近各縣年年遭受水患。冬夏水淺時，河底沙礫歷歷可見。豫北人士對它加一個頭銜叫是「爛漳河」，表示它是無可救藥了。豐樂鎮是位於漳河附近的一個大鎮（平漢線經過此鎮，六河溝鐵路之終點）。它在軍事上，一面能夠控制平漢鐵路，一面能掩護橫隊在前面的漳河軍事上的扼守和攻擊。觀台是漳河上游一個重鎮，距離豐樂鎮約四十里，六河溝煤礦公司亦設於此。它的地勢高起山嶺縱橫，它有控制漳河上游軍事上的特殊形勢。此次前線戰爭的重心是在漳河。漳河守住，則整個河南可保；漳河不守，只有退而守黃河天險，豫北數十縣也只好暫時放棄。現敵軍顯欲奪取漳河，下衛輝，過新鄉，控制道清鐵路，而達黃河北岸。但是我軍當然要在此展開英勇的抗戰，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

又報載中央社鄭州二十二日電：「漳河北岸之敵軍，連日經我痛擊，紛紛撤至磁縣。」查漳河北岸與河北的磁縣，相距不到五十里，從戰略上言，敵人退守磁縣，其意係圖避免我軍正面的攻擊，即是遭受攻擊，也可以從容不迫的向後走。總之，敵人若想在沙礫滿地，河堤起伏，川渠縱橫，羊腸小道的漳河戰線上奪取陣地，確不是一樁很容易的事情。

日本飛機轟炸安陽，是極盡殘酷之能事。所有大小村莊皆遭轟炸，投彈車站，前後不下數十次。橫跨洹河的平漢鐵路安陽大鐵橋，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人民的死亡是無法統計的。

安陽這地方，在今日固然是北戰場一個最重要的陣線，可也是我國文化的發源地。在它的地底層裏，埋藏了首創文字以記載歷史時代的甲骨文。這個偉大的寶藏，我們祇發掘了一鱗半爪，所出土的甲骨文，已夠哄動整個世界了。甲骨文是我國有史以來最早創行的文字，刻在龜甲及各種獸骨上，是商朝人的創作，即世人所稱的「殷虛」甲骨文了。

殷虛在安陽的西北方，離城不到四里路程，它的地底層有殷商的宮闕，古帝王陵墓，石器的遺物，銅器時代的各種遺物，甲骨文。登高遠眺，土阜起伏，大都皆古帝王大臣將軍長眠之地。此中埋藏許多我國古代文化的結晶品。

宋朝大丞相韓琦是安陽人。歐陽修有「畫錦堂記」，畫錦堂的故址，就在這個砲火連天的前線上。

已故袁世凱氏的佳城，也在這火線上。他的墓在洹河附近的龍虎村，松柏萬株，祭堂高聳。

平漢南段巡禮

——章雅聲·十月二十五日——

車站上的荒亂時期似乎已經過去了，完全聽不到人沸馬嘶，站台上堆積着許多大木箱，不是軍用品，而是正太鐵路採購待運的文具。每天裏，最緊張的時候是南下車的來到時，北上車却在靜悄悄地氛圍裏開出去。

江邊車站以上，連走了十五分鐘的水鄉。左看是水，右看也是水。月色淒涼，水色清冷，一叢叢的樹冠輕拂着泛白色的汪洋，茫然沒有邊際。這是江水登陸，使大地變為澤國。臨水的人們，得水之利，同時也得水之害。湖北省若是能夠對於水利有辦法，糧食一定可以自足，不獨不需要湘贛的供給，而且還可以有輸出。

江漢隊遠，慢慢別了。這星羅棋佈的古雲夢之地！

晚風涼，一連關了幾次窗戶都關不上，仔細看看，原來夾板中已爲蛋殼的碎屑所填滿。這些日子，平漢線上的顧客不少爲今生第一次坐車的客人，由於常識的缺乏，處處在破壞着

所有器具。雖然並非有意，可是已然使各方都受了不少實際的損失。旬日前，記者南下赴漢途中，還見到一個老翁，死也不肯走進車箱裏去，他在各方面的勸告中，頻頻說：「我們種莊稼人，不配坐。」可是同時也有一口鐵鍋被他的主人堅持着必須佔一個座位的趣事，若不在非常時期，這些事是難以看到的。

天亮時候到信陽，一路上沒有什麼兵車。過了淮水流域的谷地，前面再過礮山，便展開黃土的華北平原了。

黃土大平原上已在裸露着黃土，豆子已將收淨，僅有一點白薯尚存在，鐵道線旁能看到的遂平西平諸縣的水災好轉，有些高地已然露出水面，農夫們正在耕着像油浸過一般的土垠，準備冬季播種，只有水浸的地方，尚叢生蘆蒲，頂着豔紅的花序，隨風搖曳。這時光，廣大的產麥平原我們應當提出一個爲前方也爲後方的要求，就是：開始擴大到最高限度的種麥運動。我們希望一個農業國家，最低限度也要使農業生產不受騷亂。

一條平漢線劃分了河南縣自然區域，西部是山，東部是平地，這麼無垠的大平原上，我們希望農業主持者能有點新作爲獻給國家，平時不能作的統制事，戰時不妨試一試。特別是許昌煙葉區，尤應給以限制。

車到許昌，才見了一列傷兵車，有些輕傷者睡在車頂棚上，不應該。又同時三等車裏被憲兵發現了兩箱鴉片，雖然攜有護照，也被迫下車了。

車準時到鄭州。

——徐盈·十月十四日於鄭州——

血戰漳河

一 石家莊的激戰

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炬熊熊的燃燒起來了，這是我們的同胞每一顆積蓄着六年來憤恨的心，如今已結結實實的團結在一塊，我們爲了爭求中華民國的自由獨立，爲了收復失去的土地，應該很整齊的敏捷的衝上了民族解放的戰線上，向着蠻橫的倭奴抗戰！

倭奴披着新式的兵器，雄厚的兵力，向我國施行侵略，我各陣線上英勇的將士，實行對於侵略者以反攻，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擊！

在平漢線上，我軍於幾十節堅守漳沱河，和南侵的倭奴隔河對峙，這時，倭奴便重用在

永定河時所使用的慣技，以大砲向我陣地轟擊，我軍於猛烈的砲火下，蹲在弧形的戰壕里，沉着應戰，轟隆轟隆的大砲響聲與砲彈落於陣地爆炸的鉅響聲音，一點也不放在心上，久經敵人砲火轟擊我軍陣地屹然不動，倭奴復將大砲射程放得遠一點，大肆轟擊，以阻止我援軍移入陣地，倭奴常於此時渡河偷襲，凡過河之敵軍，至我陣地附近，我軍躍出戰壕，將敵人包圍起來，殺他一個片甲不留，以洩胸懷六年來積下的氣氛。倭奴的飛機高翔天空，飛往我陣地及冀南各縣城，肆意轟炸我無辜良民，飛機上有時塗着中國的國徽，冒充我方飛機，飛往內地轟炸，已有數處發現，這種殘暴的無恥的卑鄙的事情，只有倭奴才會幹得出來。

就在雙十節那一天，平漢線正面我敵隔河打得頂厲害，倭奴的長官很狡猾的派了一聯隊的士兵，沿着漳沱河岸向東行，在藁城縣境，飛機渡過了漳沱河，向着我們的左翼陣地抄來，我軍以漳沱河岸上的工事完全被倭奴的大砲擊毀，再者恐日倭奴包圍起來，便很迅速的撤到石家莊北面的新陣地，當我士兵撤退，將石家莊遙北的鐵橋炸毀，以阻止倭奴的鐵甲車向南進展。

石家莊，是冀南的一個重鎮，為平漢正太兩鐵路的交點，事實上是很重要的地方，我軍於十一日撤到石家莊的新陣地，即佈置防事，旋與南下的倭奴相遇，激烈的戰爭便開始

了。我×軍長在火線上督戰，士氣大振，我軍將士冒着倭奴的砲火，衝向倭奴的陣地，我軍使用鋒利的大刀，與倭奴肉搏，激戰甚烈，倭奴援軍陸續過河增援，高升汽球，窺測我陣地，作爲大砲射擊的目標，於是，倭奴以十五生的大砲，一齊向我石家莊及陣地猛烈轟擊，我軍恃血肉之軀與強敵相抗戰，此時石家莊至各地的電報電話，均被割斷，人民早已躲避一空，我軍繼與倭奴血戰二日，往返爭奪，我軍悲壯犧牲甚衆，且爲引誘敵人深入，使戰區擴大，消耗其實力，挫折倭奴的主力軍計，將平漢線正面的軍隊向南續撤。

倭奴在未進石家莊之先，就秘密的派遣了一聯隊，由荒村中向西移動，窺伺正太鐵路，幻想着一舉而攻下娘子關，穿過了太行山，將我們的山西省垣太原奪了去，完成他們預定的計劃，豈不知我軍早有佈置，防備着倭奴的西擾，在十三日的夜間，倭奴的隊伍掠過了井徑，趁着月色朦朧的時候，向着娘子關南的白關猛犯，企圖偷襲成功，我軍起初故意沉着不動，倭奴以爲白關我未派一兵看守，放大了胆量，毫無顧忌的向里面挺進，我軍出其不意，由山中躍出，將敵人重重圍住，砲聲槍聲大作，敵我肉搏甚烈，被圍困住的倭奴極力掙扎，想突圍而逃，激戰一小時許，我軍斃敵一千二百餘人，奪獲機關槍、步槍、子彈甚多，僅逃出一二百餘人，躲於井徑附近的一個靜僻的鄉村里，我軍抗戰的決心甚堅，誓死保守白關和

娘子關，近來敵人屢以雄厚的兵力向我白關猛犯，終未得逞，受損甚重，倭奴受了打擊，西進的計劃已成泡影了，且我某部游擊隊甚為活躍，我軍取得切實聯絡，兩下夾攻，截斷倭奴的歸路，將倭奴全部消滅是很容易的！

二 鮮血染紅了漳河

小小的接觸不斷的在開展着。

我軍退出了石家莊，都是徒步走路，有時走在棉花地里，有時跳上了鐵路，有時涉過了小小的河流，十三日我們已走到了元氏，弟兄們在田野里，有時用步槍向着倭奴拍拍的放了兩槍，倭奴以為我軍將大舉反攻，砲兵著了忙，對於砲彈的浪費一點也不吝嗇，毫無目標的轟隆轟隆的放幾砲，這種事情雖小，却誘得倭奴將實力消耗了不少呢。

在那裏的時候，我軍移駐在新的陣地，敵人趕來進擾，激戰竟日，倭奴復用汽球上升，在蔚藍的深秋的天空里，向着我陣地游移着，弟兄們都在罵着：

「我操他奶奶的，日本鬼子真可惡，又用汽球了，弟兄們，我們向天上打球東西！」
弟兄們用步槍向着汽球射擊，因為太高的緣故，誰也沒有射着，不一會的功夫，汽球在空中立定，倭奴的排砲向順德齊發了，弟兄們很沉着的應戰。

十七日的夜間，倭奴的騎兵由邢臺四出巡邏，有一部份騎兵氣兇兇的向着磁縣偷襲，我軍乘其不意，以機關槍向着倭奴掃射，他們死傷百餘人，剩下沒有死的，還頑強的向我還擊，結果倭奴不支，騎着馬向北逃竄，我方生力軍在雙廟前方一帶，趕築工事，倭奴夜襲受了損失，老羞成怒，於十八日大舉向我進攻，激烈的戰爭又開始了。

我軍在漳河北岸，預先已建築防禦工事，倭奴在磁縣與我軍激戰一日夜，前線形勢至爲緊張，十九日，我們的弟兄們由磁縣退了下來，與我漳河北岸的守軍取得切實聯絡，迅速的佈置障地工程，我方×軍長親在火線指揮防禦工事，並決定計劃，當天敵人便趕過來，與我發生激烈戰事，我×師長親率弟兄，勇猛的向着倭奴衝鋒，砲火交拚，血刀相接，激戰非常的猛烈，我方陣容頗爲整齊，倭奴的戰術，仍舊是攻打石莊的老調，先使用大砲向我陣地猛烈轟炸，這一次並用由北平新運來的蒙僞兵衝鋒，作爲擔禦槍砲的一大活動壁壘，這些蒙僞兵喪盡了廉恥，出賣了祖國，甘受敵人的唆使，拿着倭奴的槍砲來打自己的弟兄，他們臨火線既不反正，依然爲倭奴賣力，我們也絕對不客氣的將他們一一的格斃。

弟兄們現在都很振奮，大家都這樣的喊着：

「我們誓守漳河永不後退！」

「打倒倭寇，收復我們的失地！」……

我軍在倭奴猛烈的砲火下，復向倭奴的陣地衝鋒數次，我們的弟兄個個勇猛的像一匹獅子，躍入了倭奴的營中，拚命的大殺一陣，倭奴疲於奔命，被我槍殺的極多，損失奇重，倭奴犯我陣地受了重創，馬上派了飛機多架翱翔天空，向我軍轟炸，倭奴依靠着飛機大砲作掩護，步兵重向我陣地進犯，雙方整日的沉于激烈的戰態中。

在二十一日，我方在漳河北岸與倭奴肉搏，倭奴重展故技，將我陣地工事炸燬，我們的弟兄迫不得已，由鐵橋陸續向南岸撤退，當夜即有騎兵二百餘人由北岸出發，擬渡河偷襲，我們早已發覺，待他們走到了漳河的中間，我軍密集機關槍向河中的敵騎兵射擊，黑暗中隱隱的看見倭奴紛紛的從馬上滾入了水中，戰馬中了彈高躍長嘶，將倭奴一同跌入了水裏，一時浮屍東去，鮮紅的倭奴血染紅了漳河的水。

倭奴不斷的偷渡漳河，竄過來一部份，都被我們的弟兄們包圍起來，殺了一個淨光，倭奴見不能得勢，又用那十五生的大砲隔河轟擊，我們的弟兄們很沉着的應戰，往往費了幾顆子彈，誘得倭奴的大砲接連不斷的放了半天。

在二十二日的午夜，倭奴大舉渡河，侵入了我們的陣地，二千多倭奴，被我們的弟兄包

圍了起來，我×軍長親臨火線，指揮着弟兄們努力殺敵，倭奴拚着全力掙扎，向外突圍四次都未成功，我們的弟兄們，精神大振，奮勇圍剿，只殺得倭奴的屍骸狼藉，倭奴的熱血染遍了我們的田野。

連長指揮着弟兄殺敵，有力的喊着：

「弟兄們！殺呀！將敵人殲滅個光淨！」

是的，我們的弟兄們在漳可南岸勇猛的作戰，我們要以熱的血來保衛我們的漳河，以熱的血來與倭奴拚命，以熱的血來收復我們失去的土地！

——石珀·十月二十三日——

漳河線的防禦戰

平漢線戰局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平津撤防到保定淪陷，是第一階段；從保定淪陷到石家莊不守，是第二個階段；石家莊失守以後，可說是進入第三個階段了。平漢線戰事自進入第三個階段後，敵人的兵力始終為兩師團一旅，而戰線延長到千餘里。記者在「北戰場的

新形勢」一文中，曾經指出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會對我們有利。在整個的北戰場上，敵人還沒有遇到我們的主力，我們軍略上的後退，僅僅表現在鐵道沿線上，平津四郊及沿太行山脈我們還有無數的戰士活動着，隨時都有抄襲敵人後防切斷敵人聯絡的可能。同時敵人佔領的區域越廣，則其實力的消耗和分散越大，在河北大平原上正可展開我們游擊戰和陣地戰的配合。然而兇頑的敵人竟不顧這些戰略的困難，大胆地從着軍事上的冒險，漳河線的防禦戰，終於受到我們英勇的戰士的打擊了。

漳河發源于山西，有清濁兩流：清流出于沾嶺，濁流出于發鳩山；這清濁二流在安陽西北六十五里的六河溝會合，橫過了鐵道線東流，經河北省，而入于衛河。安陽是舊彰德府治，當平漢線入豫之衝，是河南的北部門戶，而漳河恰好流經安陽城北。我們要保衛河南，便不得不保衛安陽，要保衛安陽，首先要保衛漳河之線。我們的戰略是步步為營，穩紮穩打，每個山頭都是我們的天然屏障。漳河線上敵人要遭遇我們的嚴重打擊，已經是預料中的事。不錯，保定淪陷而後，我們繼續地喪失了許多重要的戰略地帶，然而敵人剝那間的局部勝利，是拿着幾萬條生命的代價換取的。我們英勇的戰士確實做到了「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十月十八日的晚間磁縣發現了敵人的先頭部隊，那是十六輛坦克車，五百左右的騎兵，在我們經營了半年以上的國防工事上展開了血戰。接着敵人的大部主力開到，有一旅團之衆。我們的部隊一部份還在漳河南岸，一部份是從正定後撤下來的戰鬥力較弱的部隊。那時磁縣已經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我們的指揮官某氏雖然處在這樣危急的環境中，仍然十分鎮靜地策劃着軍事：一面檄令漳河南岸的主力軍，迅速渡河，担任正面防守；另一面嚴令退下的隊伍，從速整理，扼守鐵道線的左右兩翼。經過了一夜的血戰，敵人終於越過了磁縣，沿着鐵路線南進，我們爲了粉碎敵人「中央突破」的戰略，始終扼守着鐵道的正面。某軍軍長乘着一列專車，雖然敵人的砲彈不斷地落在附近，但是我們的指揮官仍然鎮靜如常地指揮着部隊抵抗。

十九日的清晨，敵人已經到達漳河的北岸，安陽車站不斷的聽到砲聲隆隆，漳河橋爲了阻止沿鐵路線進攻的敵人南下，早已炸燬了，于是在漳河的北岸重新展開了猛烈的陣地戰。這時敵人的戰略是：第一向漳河線我軍的陣地以密集砲火猛攻；第二用一部分騎兵繞襲安陽西北六十五里的六河溝，第三是發動彰德城內的漢奸暴動。二十日起敵人用密集砲火的掩護由漳河北岸涉水偷渡，以守××聞名的某軍長，親在火線指揮，使敵軍受到巨大的損失。六

河漳附近在十六日以前我們的某軍部隊早已佈防竣事，所以繞襲的敵軍，陷在重圍中，彰德漢奸暴動，也在我軍嚴密的監視下，沒有大規模地發動起來。二十一日擄獲了二百多人，可以說這種漢奸工作完全失敗了。敵人的第一個計劃既已粉碎無餘，同時我軍的左翼也進展到磁縣，主力軍到達漳河以北的馬頭鎮。二十二日起我們銀色雙翼的飛機開始翔翔於漳河北岸的車站，炸燬了敵人的軍需品軍事工程和鐵甲車兩列，敵人的右翼逐漸地不能支持，一列列的坦克車蹣跚地向着東北方面的津浦線撤退。

二十三日敵人從津浦線上調來大批援軍，聯合潰的敵軍，以飛機大砲水陸兩用坦克車，再向我河南的陣地猛犯。是日晚，有敵軍一聯隊，約二千餘人，企圖偷渡漳河，又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我們英勇的戰士作了壯烈的犧牲，有兩個團長陣亡，一個團長重傷，校尉中級軍官傷亡八十餘員，士兵死傷千餘名；然而我們的血肉終於做了我們的長城，偷渡漳河的敵軍，不得不抱頭鼠竄而退。廿四日敵人再攻六河溝，沿六河溝之平漢支線猛犯豐樂鎮，企圖由背面威脅安陽。但是豐樂鎮的敵軍馬上受到我軍的包圍，五百個俘虜已經當做我們防禦漳河的禮品押運南下了。二十五日寶蓮寺雖然發現了敵軍，但那顯然是敵人的迴光返照，經過我生力軍的反攻，漳河南岸的敵軍，已經完全敗退。二十六日我軍進展，到邯鄲。二十七日

推進到順德。

漳河線防禦戰的勝利，奠定平漢線局面的新開展。然而這次漳河線防禦戰的勝利，一面固然在我們將士的宿命，兵士的勇敢犧牲，但是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着：第一、西戰場上遭遇到我軍英勇的抵抗，日本發言人也不得不承認，「日軍深受山地作戰之苦」，如果西戰場上失利，敵人將更難挽回北戰場上的頹勢；第二、我軍某部收復平型關、紫荊關、而復克涿源，圍蔚縣，分頭襲擊易縣望都等地，保定已經處在危險線上，平漢路敵軍的聯絡隨時都可切斷；第三、北滿情勢緊張，義勇軍活躍，外蒙內向運動，平津近郊游擊戰開展，連日關東軍調出關外者已達十六列車之多，敵軍在事實上不得不謀縮短防線，便于進退。然而我們應該確認目前敵軍戰略的變更，是要用全部的力量，奪取西戰場上的勝利條件，因而娘子關附近將要再度展開激烈的攻守戰，「突破敵人的一隊，即是突破敵人的全隊，」保障漳河線防禦戰勝利的條件，便只有繼續地前進。當我們的部隊到達了正定時，便可以迅速也展開了陣地戰和游擊戰的配合，儘可能地運用運動戰的技巧，防禦娘子關的鬥爭，也就是保障西戰場上勝利的重要條件。最後，我們在漳河線防禦戰中，發現了若干部隊組織的不健全缺乏精神教育，沒有注意到士兵生活的改善，這種不良的現象，我們希望能以自我批判精神在抗戰中

逐漸地改正過來，使每個士兵都成爲堅強的戰鬥員。還有在北戰場上，除開南京婦女慰勞會代表一度北上外，幾乎沒有慰勞隊再來，忠勇衛國的將士們自然不會計較到這些，但是我們認爲慰勞隊戰地服務團這些組織，確實能夠鼓勵士氣，記者誠懇地，利用這個機會請求全國後援團體，迅速地動員，物力人力大批地到北戰場上來！

——從周·十月二十八日——

豫北血戰記

一 怒吼吧漳河

自從上月中旬以後，西戰場逐漸吃緊，忻口之線，屢予敵以嚴重的打擊，於是敵人要一面牽制我西上的援兵，一面乘虛突破我東部的門戶，採用聲東擊西的方法，對我平漢沿線進行猛烈的正面作戰。敵人只信賴他的飛機轟炸，大砲轟擊，坦克車橫衝直撞，然而他沒有料到我們的血肉，會做成民族的長城，漳河沿線，展開了保定淪陷後第一次激烈的攻勢防禦戰爭；幾次的搶渡，被我們粉碎了；安陽漢奸暴動的計劃，被我們破獲了；豐樂鎮的騎兵，被

我們俘虜了；六河溝的繞襲部隊，被我們殲滅了一千多。雖然×師×團，也作了壯烈的犧牲。這時西戰場東線娘子關，又遇到我們強烈的抵抗。因而敵人不得不怕怕地北退增援，漳河戰況一時沉寂下來。但是敵人在東線遭遇的抵抗愈激烈，使愈不能不對平漢線作再度的進攻，所以不惜把津浦線的主力調到平漢線來增援了。可惜我們的援軍，沒有法子搶着早到，雖然經過了拚命的抵抗，終於讓敵搶着渡口，利用汽艇的襲擊，架起浮橋，更助以猛烈砲火的掩護，一批一批渡過河來，漳河蒙上了歷史上的污點，立即要用民族戰士的鮮血來洗滌的，怒吼吧漳河！

二 鮮血灑過了安陽

誰都曉得安陽（彰德）是河南北的門戶，平漢線的要衝，冀晉豫三省的吐納場所。誰都曉得安陽是河南的重要工業都市，豫北農產物的出口中心。誰都曉得安陽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正是發掘出中國重要史料的殷墟的故地。所以保衛安陽，就是保衛豫北，也就是保衛中原。敵人從本月一日起，就下令攻擊安陽城和車站了；奉令守城的是××師××團，駐劉城內策畫軍事的是×團長××旅長和軍委會的一個高級參謀。巨大爆炸力的砲彈，接續不斷地從西北方放射過來，三十輛以上的坦克車，沿着環城馬路滾滾來滾去，飛機翱翔在天空，

城北動員五萬民衆構築的外壕，幾乎被砲彈轟平了。城牆經炸彈砲彈的爆炸和轟擊，一堆一堆塌陷下來，坦克車向城上的守兵，接二連三地放着小鋼砲機關槍，城牆塌下去，迅速地設法填補上，經過了三天三夜的攻擊，安陽城依然無恙。然而不幸車站被敵人佔領了，唯一的辦法，只有死守城堡，四城門都用沙袋填起來。從四日起，敵人的攻擊更加來得兇猛，可是我們的守軍，還想着出西門而奪回車站，因此西門外的石橋還好好的保留着，預備我們出擊時，可以減少若干的困難。五日晨起，敵人以全力由車站攻打西門，城內指揮人員，偵察到敵人的某線空虛，當着拍發無線電請求援兵時，敵人的排砲一步一步地轟擊西門城牆，城門連沙袋一齊轟了下去，露出一個缺口來，我們爲了準備出擊收復車站，而沒有破壞的石橋上，便蜂擁着敵人進城了。這時正是下午一點，西門被打開了，其餘的三個門，是堆填着沙袋的，我軍的重要人員是一個一個從砲彈轟塌的缺口上拿繩子吊下來，東門慢慢地爬開，我們守了四天四夜城的一團士兵，祇剩了一半。

三 下來吧！他奶奶的

寶蓮寺的車站，停着一列專車，車頂上覆蓋着碧綠的柳枝，那是我們前綫負責長官的指揮機關。五日的下午，車站上聽到嗡嗡的聲音，一個敵人的偵察機，出現在寶蓮寺的上空，

漸漸地飛向車站繼續不斷地在那列專車附近盤繞，轉了一圈，又是一圈，覆蓋柳枝的鐵甲車上突發出了「拍拍拍……拍拍拍」一通……通……通的聲音，敵機尾巴上冒着烟，翻了幾個跟頭，嗎的一聲落在了寶蓮寺的西南方。

天空又聽到嗡嗡的聲音，向着冒煙的地方盤繞，那是敵機兩架，他們的企圖，似乎是要救護那架打中的飛機，離着冒煙的地方越近，飛機也就越低，甚至低到比樹梢高一點，「拍拍……拍……」棉花地裏發出了高射機關槍聲，一架又冒煙了，另外的一架迅速地向着寶蓮寺附近的山中逸去。

弟兄們聽着嗡嗡的聲音，迅速地躲到覆絲棉偽裝的防空壕內，敵機在山上面盤旋窺伺，也許是找尋着歸途。壕內「撲撲撲……」發出了幾十聲步槍的聲音，弟兄們裹着「下來吧！他奶奶的。」敵機上又冒着煙，倉皇地向北飛去，在山裏終於找到了這架飛機的殘骸。

六日的晚間十一點鐘，在寶蓮寺車站的那列專車上，正在審問着兩個被俘虜的飛行員。

● 四 鬼子，吃我一鋤頭！

那時敵人已渡過了漳河，安陽還在我們手裏，距離安陽城西約莫四十里的一個村莊裏，還沒直接受到砲火的威脅，有錢的自然早已逃之夭夭了，但是一般的農民，仍然死守着家

鄉。一天的午飯時候，十幾個鬼子闖進了這個村落，一個青年的農婦，正在大門口吃飯，鬼子看到了這個農婦，便嘻皮笑臉地扯到大道旁強行非禮。農婦呼號着抵抗着。立即驚動了全村的農民，他們拿着鋤頭斧子欽欽，幾百人一呼百應，喊着「鬼子，吃我一鋤頭！」幾個鬼子流着鮮血，一齊狼狽地逃出這一村莊。兩小時後嚴重的事態發生了，一百多敵人開駐到這裏，把男子都驅逐出村，晚間各路口各房頂放了許多步哨，他們可以任所欲爲了。

這消息很快地傳遍了附近的村莊，農民們憤恨到了極點，他們要立即和敵人拚命。安陽城失陷的前二天，他們派去了代表，要求發給子彈，願意協助軍隊抵抗暴敵。

豫北民氣自來強悍，尤其在武安林縣涉縣安陽汲陽這一帶下層民衆的組織最嚴密，最廣泛，他們有天門會、哥老會、紅槍會、黑槍會，豫北民間藏着不少的槍枝，他們所缺乏的是子彈。這些民衆的武裝和武裝團體，現在已經引起了軍事當局的注意，××戰區已經組織了民衆動員委員會，他們的口號是「發動游擊戰保衛家鄉」。這些民衆的武裝和團體，如果能夠在政治上正確地領導起來，將來是保衛豫北的一支生力軍。

五 抱着砲口微笑了

保衛豫北的鬥爭，無疑地在開展着。

我們不否認在平漢線正面遭受了相當的挫折，然而我們的左翼，已埋伏在重峯疊嶺的太行山邊，他們一面防守着到達晉南的要道，一面隨時有出擊平漢線的準備。我們的右翼已經陸續地從×××一帶到達指定的地點，一直便可以向着河北大平原發展，擔任××的，是以守××馳名全國的××軍，擔任××的是×××抗戰的×××軍，擔任××的部隊，除開原有的×××軍以外，新近又開到了×師的健兒。這些部隊，他們在朔風凜凜寒霧瀰天中，依然是草履赤足，他們一個個都是紅光滿面，翻山越嶺，如履平地，將來在河北平原上，這些健兒們要大顯身手了。

西戰場正在吃緊着，北線的忻口以南雖然有石嶺關，然而那祇是高地的平原——東線上越過陽泉，也增加了抗戰的困難，北戰場上最近積極的攻勢防禦戰的開展，也正是挽救西戰場危局的先決條件。

一列一列草綠色隊伍下了寶蓮寺車站使用着跑步趕上前方去，幾個士兵抱着車皮上大砲微微地笑着，保衛豫北的鬥爭，正在開展着呢。

——從周·十一月八日——

湯陰行

一 淚乾了

來新鄉遇到都要到前方去的幾位朋友，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新鄉各棧老闆裂着嘴告訴大家，幾年來沒有這幾天的好生意。我們一行四人踐到車站，站台上擠滿了來去的老幼男女，跟一些趕路的士兵，我們踏過人堆，渡過崗位，打聽五十二次的車何時開行，據說已過了黃河南岸，大家蹲在人羣裏等車，夜色蒼茫，遠處不辨人面，只聞一片錯雜人聲而已。

爲了衝破候車的無聊，向幾位南去的旅客談談天，他們淚話了一葉陷城故事，他們是頭五天由磁縣城逃了出來，在X×遊擊隊的保護之下繞道彭城冷水鎮以達湯陰，沿鐵道南下。自從十月十五日我軍在沙河一帶與敵發生激戰，磁縣已在風雨飄搖之中，十七日夜北城外突聞砲聲槍聲密集，敵軍已入城垣，嚴禁居民出入，肆意搶掠，三日後，敵軍又復沿巷挨戶搜查，有一紳士楊姓，綽號老實，應門兢兢招待，倭敵需索酒食，楊老實提壺出門購辦，迨其歸返家門，聞室內慘呼「救命」聲，則其溺愛之二女正爲倭寇狂施強暴，楊老實睹狀，

驚憤暈絕。二十日後，敵復派兵分赴四鄉搜集民間囤糧、牲畜等；除供應彼駐軍日常消費外，另用火車、汽車運回後方，以枯絕居民之生路。不過彼等在四鄉非人道之姦淫行爲，亦復遭受若干摧毀。蓋自我軍撤退漳河以南，倭敵肆無忌憚，常三五人即闖入村鎮，而將各人負荷之步槍，胥繫于一頭搶來之小毛驢背上，拴驢樹樁，即入戶搜尋婦女，各村之富有者，早已十室九空，而一般貧困不能逃亡之婦女，則悉罹慘禍。一般農民，目擊其妻女，橫被摧殘，莫不目眦欲裂，乘間即以閪棍或柴刀將倭寇剝死。敵軍本部往往日暮不見人歸，始發覺上述事件，而少數敵人遂不敢任意作歹，不過彼等獸性難移，仍將一批批婦女曳歸營部，逞其獸慾，說者旁指一五十餘歲之婦女，謂其女兒被倭寇姦後，即以剪刀自戕，創淺不能死，而鄉間又無良醫，輾轉三日始死。大家正聽得熱鬧，嗚嗚號聲，火車到了，大家想搶着上車，誰知是兵車，一個一個服裝緊緊的川中健兒，跳下火車，一隊二隊從我們面前走過，一個小孩子喊着：「中國兵打死日本鬼，我們回家好過年。」一些中年婦女，瞪着她們已乾的淚眼，呆呆望着。

二 戰地夜色

大家等了一夜車，沒有等來，天又下起雨來了，雨彷彿今年偏偏與北戰場作對，河南從

去年五月起旱了一年，今年豫北却鬧水災。十七日上午九點上的火車，這一條長的鐵蟲走走停停，十個鐘頭才把我們拖到我們的目的地，我們在站揚旗外下了車，夜雨泥濘的行路，被遠遠一聲「站住」止住了腳，在一個黯澹燈光的地方，會見××指揮長官。

我們的陣地，離安陽縣城有×里，××地方築有××長壕工事，差不多一星期敵人沒有動作，大名攻陷以後，聞敵人未渡衛河。左翼×軍×部在十五日夜，轟擊了敵人邯鄲的飛機場。炸燬六架飛機。英勇的兵員傷亡百餘，值得我們特別記載的。

細雨迷濛的黑夜，看不清兵力的空疏或稠密，這個烽火平原，黑來却沉靜得這樣，只有「虎虎」的風聲，和遠遠細碎的光閃。岳飛將軍，湯陰縣是他的故里，在這個爭取民族生存危急戰爭之秋，記者無暇弔岳將軍之遺跡，不過，前方執銳中華男兒，應當永久的紀念着我們這位氣壯河山的先人，應當記取「寶刀歌」「滿江紅詞」熱血長噴，來樹立太行山側的衛國長城！

三 一個消息

豫北這個戰區，現在包括了二十五縣，迂曲之黃河北岸平原，在過去人類鬥爭史上，已記載了若干烽火。而這個太行山缺，巍峨地形，尤孕育了不少的精悍國士。岳飛將軍即利用

這個地形，這一些牛舉、湯懷、王貴精悍國士，來作他的幹部，製成一個鐵血的岳家軍，展開了民族抗戰的偉績。

倭寇自佔領安陽，四出掠搶，天主堂之童貞女亦被裝載而去。

不能遷移之安陽民衆，實在受不了這類獸行，已有了岳家軍類似的組織，領導者爲當地有身家之富紳，家人父子都抱起槍桿。他們此類岳家軍陣容，有小學教師大學學生農民商人，他們沒有什麼名義，只是一種神聖急不暇擇的自衛抗戰，孫青元何幼輝幾個領導的村鎮殲滅了不少的狂寇，記者在×軍中，曾見到他們要求我先頭部隊的聯繫與援助，這是一個消息，這不是一個平凡消息，這個消息是指出了今後北戰場上與敵鏖戰過程中一個新生命。

豫北民衆的遊擊戰爭，開始向敵人周旋。太行山天險給予他們不少便利，西接臨汾，北上馬嶺關與靈邱、涑源、曲陽一帶的遊擊部隊遙遙相應，橫控正太鐵路的左右，牽制平漢。同蒲鐵路敵軍，最近寇軍土肥原部進駐磁縣一帶橫道，西迫敵軍，往往被我遊擊部隊包圍。不過太行山區，地瘠民貧，戰亂時期，農民多不能安然從事生產，大批武裝民衆的給養極成問題。因此豫省之整個政治經濟必須迅速有一個革新企圖，以接應豫北。

——列島·十一月十八日新輝雪夜——

編後

平漢最前線——蘆溝橋頭，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火炬；接着有李文田的天津巷戰，接着有「八一三」的上海抗戰，於是乎全面抗戰的陣勢日益鞏固了。在目前一時一地的小勝小敗，不足計較的，雖然平漢前線的戰事，已經從永定河延長到了漳河了。但是對於七七之夜二十九軍忠勇將士，浴血抗戰，受着極大的威脅，遭遇重大的犧牲，終於創造下歷史的反侵略戰爭，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都應一致地加以虔誠的敬禮。

二十九軍將士們的忠貞，在喜峯口之役，已經表現了；可惜上級官長，因環境的惡劣，認識不足，因而有一部分人受了漢奸理論的迷惑，不能堅定抗戰的意識，遂使和戰未決，敵人已乘虛而入，佟（麟閣）趙（登禹）爲國捐軀，五千健兒殉難南苑；更使長辛店以南各線，不能早事準備堅固的防禦工程，以血肉之軀，抵抗敵人的砲火，其痛苦誠非處在後方的民衆們所能想像的。

所以平漢前線的形勢，目前雖是相當的不利，但抗戰三月，敵人所佔到的從保定起到彰

德止，僅僅這數百里的土地，他們到底付給了巨大的代價了，金錢的浪費，死傷的衆多，比較我們要高幾倍。而事實上這被佔的土地上，隨時隨地還受到我們遊擊隊的襲擊，使他不能有一時一刻的安靖。我們相信，在最近的將來，我們作戰部隊配合完備，暫時佔據平漢線上的敵人，一定要個個死在我們的忠勇戰士們的大刀之下的。

本書的編印，是想保存一部分抗戰的史蹟，同時也可以作爲喚起後方民衆抗敵情緒的宣傳品。

——華之國。廿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

平漢前線

無畏等著

編纂者 華之國

出版者 時代史料保存社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總經理 上海雜誌公司

漢口總店：交通路六十二號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廣州支店：漢民北路二三九號

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初版

三〇〇〇冊

82
445036
カ

4993

(1)